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外国少年文学卷

儒勒·凡尔纳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 主编 韩作黎
●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428
V2
=3
C-3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少年文学卷

44B-6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三)

[法] ~~儒勒·凡尔纳~~ 凡尔纳 著

李慕梅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法)凡尔纳(Verne, J.)著;李慕白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格… II. ①凡… ②李…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8 号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目 录

第一章	酒壶中的秘密	1
第二章	解开文件之谜	9
第三章	玛考姆府	21
第四章	一次特殊的航行	37
第五章	不速之客	49
第六章	巴加内尔的粗心	55
第七章	巴加内尔的加入	63
第八章	麦哲伦海峡	73
第九章	新的判断	86
第十章	安达斯山脉	106
第十一章	小 屋	116
第十二章	小罗伯尔死里逃生	128
第十三章	巴加内尔学错了语言	137
第十四章	塔卡夫	147
第十五章	判 帕	161
第十六章	狼 群	186

第十七章 进入坦狄尔·····	200
第十八章 水 灾·····	220
第十九章 “翁比”树·····	232
第二十章 火 灾·····	255
第二十一章 大西洋·····	267
第二十二章 会合邓肯号·····	277
第二十三章 奔向新征程·····	291
第二十四章 探寻踪迹·····	308
第二十五章 暴风骤雨·····	333
第二十六章 进入平静的海湾·····	344
第二十七章 遇难船员·····	357
第二十八章 向澳州大陆进发·····	370
第二十九章 一片神奇地方·····	380
第三十章 墨累河原野·····	414
第三十一章 金 矿·····	439
第三十二章 墨累区域·····	452
第三十三章 畜牧主·····	476
第三十四章 节外生枝·····	503
第三十五章 真相大白·····	517
第三十六章 海 盗·····	524
第三十七章 邓肯号沦入海盗之手·····	545
第三十八章 难解之谜·····	557

第三十九章	麦加利号.....	577
第四十章	计划失败.....	598
第四十一章	新西兰.....	611
第四十二章	隈卡陀江.....	638
第四十三章	道波湖.....	661
第四十四章	骇人的葬礼.....	674
第四十五章	死里逃生.....	685
第四十六章	乌斗巴.....	697
第四十七章	邓肯号再现.....	723
第四十八章	流犯艾尔通.....	737
第四十九章	交换条件.....	754
第五十章	相聚在小岛.....	770
第五十一章	尾声.....	797

二十五、暴风骤雨

这风暴，天上固然还看不出有什么征兆，可是他那万无一失的风雨表是不会欺骗他的。通常，太空的气流总是从表度高的地区向表度低的地区奔驰；两地距离越近，气层的平衡也越快，风的速率也越大。

约翰整夜待在甲板上。快到 11 点钟时，南边的天空现出一块块的云斑。约翰把所有人手都调上来，落下小帆；他只保留着主帆、纵帆、前帆和触帆。半夜，风大了。风力十分强，每秒钟达 12 米的速度。桅杆的咯啦声，帆索的劈拍声，帆布有时夹到帆筋里的哗喇声，舱内隔板的呜咽声，这一切叫原来不知道有风暴的乘客们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巴加内尔、格里那凡、少校、罗伯尔都上了甲板，有的为了好奇，有的准备出力。他们上床时原看见天上是万里无云、满天星斗的，现在却翻滚着大片的乌云，乌云之间是一条条的像豹皮一般的斑点。

“是起飓风了吗？”格里那凡简单地问了约翰·门克尔一声。

“还不是，就要来了。”船长回答。

这时，他命令卷起前帆的下收缩部。水手们奔上软索的风梯，费了很大力才把前帆的下收缩部卷起了，用帆索扎起来，捆到拉低了的帆架上。约翰·门克尔要尽量保留一些帆面，以便压住游船，缓和它左右摆动的程度。

这个防备工作完成了，他又发出很多命令给奥斯了和水手长，准备对付就要到来的飓风的袭击。系艇的绳子和扳桅的缆索都加成双料的了。炮两边的滑车也系牢了，横桅索和后支索也拉紧了。舱口也关闭了。约翰就如同一个军官站在炮眼上面一样，始终不离当风的那边船面，他从楼舱顶上凝神观察着那风吼云腾的天色，似乎要把天时的秘密探究出来。

这时风雨表已经低到 26 英寸了，这种低度在风雨表柱上还是罕见的，而同时风暴镜也预示着风暴的来临。

正是早晨 1 点钟。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在房间里发觉颠簸得厉害，也冒险跑到甲板上来。这时风的速度达到每秒 28 米，它极其猛烈地吹着那些固定的缆索。这些铁索就好像乐器上的弦索一样，被一个无限大的胡弓拉动着，产生了剧烈的抖动，发出了洪亮的声音。辘轳相互撞击着；绳索在粗糙的索槽里奔突着，发出尖锐的声响；帆布轰隆轰隆的，犹如放炮一样；浪头已经高得怕人了，它们奔来袭击游船，而游船就像一只翠鸟在滔滔的浪头上飞舞着。

约翰船长一看见那两位女客，就飞步走到她们的面前，请她们回到舱里；已经有几个浪头打到船上来了，甲板上随时有

被冲洗的可能。风浪的澎湃声太响亮了，海伦夫人几乎听不到那青年船长说话。

“不会有什么危险吗？”她趁着浪涛轻微平静的时机问出这一句话来。

“没什么危险，夫人，”约翰·门克尔回答“可是您不能待在甲板上。您也不能，玛丽小姐。”

格里那凡夫人和格兰特小姐不能抗拒这样一个恳求式的命令，都回到楼舱里去了，这时恰好一个大浪头在尾樯下面滚过，把那儿几间舱房里的护舱玻璃震得直颤。同时，风愈加猛烈了；桅杆受着帆的压力都弯了下去，游船似乎要从浪头上跳起来。

“卷起主帆！”约翰·门克尔喊，“低下前帆和触帆！”

水手们飞奔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吊帆索放松了，卷帆索扭紧了，触帆用纤绳拉下来，声音比风声还大，于是，邓肯号的烟囱喷着大股的黑烟，螺旋桨的叶子板轻一下重一下地拍着浪涛，叶子板不时翘出水面上来。

格里那凡、少校、巴加内尔和罗伯尔看着邓肯号和波浪如此斗争，又是赞美，又是惊怖，他们牢牢地扒住舱壁上的横条板，相互不能交谈一句话，他们看着大群的海燕在狂风里翱翔，这种风暴鸟，风浪愈大愈飞得起劲，令人看了心惊肉跳。

这时，突然听到一片震耳欲聋的嗤声，比风暴的声音还高。蒸汽剧烈地射出来，它不是从泄汽管里射出来的，却是从

汽锅的熔栓里射出来的。报警的汽笛异乎寻常地狂叫着；游船猛地一歪，倾侧得可怕，威尔逊正扶着舵盘，冷不防被舵杆一下击倒了。邓肯号横对着浪头，失去了控制力。

“怎么了？”约翰·门克尔叫着，奔上指挥台来。

“船睡倒了！”汤姆·奥斯丁回答。

“舵打掉了吗？”

“救机器！救机器！”机师的声音在叫喊。

约翰向机器间奔去，连跑带滚地下了梯子。一片汽雾塞满了机器房：活塞在汽缸里一动也不动；关节棒也无法推动横轴了。此时机师看见关节棒失了作用，又担心汽锅炸坏，索性把汽门关起来，让蒸汽从排汽管里泄出去。

“倒底怎么了？”船长问。

“螺旋桨扭弯了，或是嵌住了，”机师回答，“它不能动了。”

“怎么？嵌住了就不能搞出来吗？”

“不可能。”

此时不是抢修这意外损坏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螺旋桨不动了，蒸汽从活门泄出去了，不再起作用。所以约翰只有利用船帆，从那已成为他最危险的敌人——风的方面寻一点帮助。

他又跑上来，简略地向格里那凡爵士汇报了情况；而后请爵士带着其他三位乘客回到楼舱里。格里那凡仍然要留在甲板上。

“不能，阁下，”约翰·门克尔坚决回答说，“我必须单独一个人带着我的船员队在这里。进去！船有时可能埋在波浪里，而浪头是无情的，它们会把你们扫下去。”

“可是我们也能帮点忙哪……”

“进去，进去，爵士，非进去不可！在某些情况下，船上要由我作主！回舱去吧，我命令你们回舱！”

约翰·门克尔说得既然这么坚决，情况肯定是万分严重，格里那凡懂得他应当以身作则，带头服从。于是他离开了甲板，他的三个同伴也跟他走了，他们都到了两位女乘客那里，这两位女乘客正在焦急万分，等待着这场和风浪斗争的结果哩。

“约翰真不愧是个勇敢坚强的汉子！”格里那凡进入方厅时说。

“是的，”巴加内尔回答，“他令我想起你们伟大的莎士比亚所写的《暴风雨》一剧中的那位司锚官，他对乘坐在他的兵舰上的国王嚷着：‘走开！不许出声！回舱去！假如你不能教这些风浪平息，你就不必说话！别挡着我的路，我告诉你！’”

这时，约翰·门克尔没有浪费一秒钟，他努力要使那条船从螺旋桨受阻所产生的险境里挣脱出来。他决定使用微帆航行法以免船被吹得离原路线太远。所以，船上就保留一些帆面，而且斜拉着，让侧面受风。人们把前帆张起来了，缩小着帆脚，又在大桅的辅杆上张起一面三角帆，舵柄正对着下风

舷。

那只游船原本就有良好的行驶性能。它给这急风吹送得和快马加鞭一样地奔驰着，它任凭波浪侵袭。船帆减得那样少，能支持得住吗？所有这些帆都是用最好的敦提帆布做成的；可是风力这样猛，有什么帆布能抵抗得住呢？

这样用最少的帆面借风力斜进，有一点好处，就是把船身最结实的部分冲着浪头，而且维持着原来的航行方向。然而这样行驶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船可能落到两浪之间的广阔的深槽里爬不起来。但是约翰·门克尔此时已无其他选择了，决定采用这微帆斜驶的办法，只要桅和帆不被风打下来。他的船员队都待在他的面前，随时准备着，哪里要人手就奔向哪里去。约翰把自己的身子绑在护桅索上，监视着狂怒的海洋。

夜就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了。人们希望天亮时风暴会减弱下去。可是这希望落空了。快到早晨 8 点钟的时候，风起得更大，每秒钟 36 米，这样速度的风已经成为飓风了。

约翰一声不响，可是心里已经为着船和船上的客人在担心了。邓肯号倾侧得吓人；甲板的支柱压得咯吱咯吱地响，有时主桅上伸出的辅杆直打到浪顶上。有一阵，全体船员都认为船爬不上来了。当帆被吹出了帆框，像庞大的白鸥要飞掉之时，已经有些水手拿着斧头奔去砍断那大桅的护桅索了。

船又起来了；可是贴不住浪，又没有方向，颠簸得极为可

怕，桅杆差不多要从根折断。不能再这样继续摇摆下去了，船的水上部分已经承受不住了，只要边板一散，接缝一裂，波浪就会冲进船来的。

约翰·门克尔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扯起一个三角帆，任风吹。这片小帆不知扯了多少次，花了几个钟头的工夫才扯好。直到下午3点钟，那三角帆才拉在主桅的辅杆上，听风摆布。

于是，邓肯号在这一小块帆布下被拖带起来了，它开始以无法估计的速度在风前飞奔着。就这样，它向风暴赶着它的那东北方向驰去。它必须保持最大的速度，因为只有靠速度才能取得安全。有时，它超过和它一同狂奔的浪头，用它那锋利的船头劈开浪条，像一条大鲸鱼一样钻了进去，浪就从甲板上扫过，由船头扫到船尾。有时，它的速度同波浪一般，舵失掉了作用，因而左闪右闪，差不多把它闪翻掉。有时在飓风推动下浪比它快；于是浪头跳得比船顶还高，以猛不可当之势，从船尾到船头，横扫过整个甲板。

12月15日那一天和那天夜里就是在这种危险境中度过的，一会儿有点希望，一会儿又失望了。约翰·门克尔一刻也不离开他的岗位；一点东西也不吃；尽管他表面上还尽量保持冷静，可是心里却惊慌万分，他那双眼睛总盯视着北方的幢幢的雾影。

可不是吗，所有危险都是可能的呀。邓肯号被打出了它

的路线,以无法减低的速率直向澳洲海岸奔去。约翰·门克尔自然而然地感到有一种灾祸在威胁着他。他时刻担心触礁,万一触礁,船就要碰得粉碎了。他预计澳洲海岸在风前的距离不能少于12海里。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靠岸就是遇难,就是沉船。在无边大海上奔驰比触到陆地不知要好多少倍,因为海洋的波涛虽凶,船总还有法子自卫,至多是任凭摆布罢了;如果是风暴把船打到岸边一撞,那就完了。

约翰·门克尔去找格里那凡爵士,和他作一次个别的谈话。他说明当前的处境,并对处境的严重性丝毫不加掩饰;他是个不惜任何牺牲的海员,以无比的镇静考虑着当前的现实,最后他说他或许不得已要让邓肯号朝海岸撞去了。

“这是为了救船的人呀,爵士,假如救人还是可能的话。”

“你就这样做好了,约翰。”格里那凡回答。

“海伦夫人怎么办呢?格兰特小姐怎么办呢?”

“我到最后关头再告诉她们,到船没有任何希望能留在海上之时再告诉她们。你预先通知我。”

“我到那时候当然预先通知您,爵士。”

格里那凡又回到女乘客们那边去了;女乘客们也发觉到危险即将来临,可还不知道危险到什么程度。她们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至少不在她们的男旅伴们的勇气之下。这时巴加内尔正在不合时宜地大讲其气流方向的理论;罗伯尔听着他,他给罗伯尔讲述西非旋风、羊角飓风与直线台风之间的很多

有趣的比较。至于少校，他带着一种回教徒的宿命思想，静候着末日的来临。

将近 11 点钟的时候，风暴似乎软了一点，湿雾散开了。在迅速的一阵明朗当中，约翰发现了一片低地，在下风 6 海里远的光景。船正对着那陆地奔去。前面是一排巨浪在腾跃着，高得出奇，有 5 丈高，甚至还超过。约翰马上懂得那是浪头遇到坚实的阻挡所以才蹦得这么高。

“有沙滩。”他对奥斯丁说。

“我也是这样想。”大副回答。

“我们的命是掌握在上帝手里了，”约翰又说，假如沙滩没有缺口能让邓肯号驶过去，假如上帝不把船头对准那缺口，我们就完了。

“现在潮正高，船长，或许我们过得了那带沙滩吧？”

“你看不见那浪头跳得多高呀，奥斯丁。什么船闯得过那浪头呢？只有祷告上帝来帮助吧，朋友！”

这时，邓肯号由于它的小三角帆让风推动着，正以骇人的速度向海岸奔去。一会儿，它离暗滩的边缘只差 2 海里远了。水气不断地遮住了前途。可是约翰却仍能看出在满是泡沫的水面的那一边有一片比较平静的水面。邓肯号如果能达到那里就比较安全了，可是如何能走过去呢？

约翰把全部的乘客都请到甲板上来；他不愿意快到沉船的时候让他们还关在船舱里。格里那凡和他的旅伴们都看着

那一片骇人的浪涛。玛丽·格兰特脸都吓白了。

“约翰，”格里那凡悄声地对那青年船长说，“我设法救我的妻，救不成我就和她一起死。你负责救格兰特小姐吧。”

“是，阁下。”约翰·门克尔回答，拉着爵士的手贴住自己泪汪汪的双眼。

邓肯号离滩脚只有几链了。此时海潮正高，本来船底下肯定可以有足够的水量载它驶过那带危险的暗滩的。可是浪太大了，浪把船向上一送，又向下一放，必然要使后部船底一下一下地向滩上撞。有没有办法使浪头低点，使水流得滑溜点，总之，使这带狂澜平静点呢？

约翰·门克尔想到了一个最后的法子。

“油！”他叫，“弟兄们，倒油！倒油！”

这句话的意思，所有船员马上就懂了。原来现在用的是有时可成功的一条计策：狂澜的面上如果盖上一层油，狂澜会平息下去的；这层油在水上飘着，可以使浪头润滑，从而减少激荡。这办法会很快见效，可是效力见得快也消失得快。在这人为的平静海面上一条船走过之后，波澜就要涌得比原先还要厉害，后而来的船只就该倒霉了。

装海豹油的许多大桶用绳子吊上船头了，船员们在这生死关头，气力好像增加了百倍。他们用斧头砸破了桶，挂到左右舷的栏板外面。

“准备好啦！”约翰·门克尔喊，等候着最恰当的时机。

只用 20 秒钟，船就到了那条被咆哮的水帘拦住的船可以驶过的缺口。现在正是时候了。

“动手呀！”那青年船长叫。

油桶一齐倾倒了，油滔滔地从桶里涌出来。顿时那一片油竟把那白浪滔天的海面压平下去。